



核心提示

十几天前，国家级传统村落——杨林村古戏台旁的房屋轰然倒塌，以致古戏台摇摇欲坠。

这个可追溯到宋代的古村，在近几十年，很多原住民陆续迁走，很多古宅悄然坍塌。该村也因受损较严重，被省住建厅等4部门点名批评。

“没钱只能看着这些老建筑遭受日晒雨淋后消失。”当地人如是说。

目前，全省有9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，该如何盘活以改写它们未来“被消失”的命运……

■记者 黄定都



6月4日，董泽春在介绍杨林村的古戏台。2014年编制的修缮方案里，戏台旁的这处房子还没有坍塌。

这个怕雨村子，暗藏湘东南古老商业密码，保护的步伐却未赶上碎落的砖瓦

千年古村：悄然坍塌or重焕生机

每逢大雨，53岁的彭柏云总睡不踏实。

他住在衡东县杨林镇杨林村一处百年老宅里，周边连体老宅已陆续人去楼空，眼看不少房子坍塌、泯灭。

包括杨林村在内，我省已有91个村子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。

几年前，省市县相关单位的人员前往该村查勘、调查，声称要将古村落保护起来，但保护的步伐还是没跑赢那些碎落在地的砖瓦。

承载美丽乡愁的传统村落到底怎样保护、发展？三湘都市报记者实地走访、调查了衡东两处古村落。

寂静荒村

没年轻人住，老屋被杂草包围

杨林村坐落在洑水之畔，衡山火车站往东南60余里。

一条岔路穿过一大片农田，连着大马路和村落，农田里水牛悠闲地吃草，几个村民辛勤劳作。

远远望去，一线200余米长、青砖、青瓦、三字墙的传统民居映入眼帘，错落有致、肃穆古朴。

初夏午后，稀稀落落的路人经过，村庄里很寂静。

听到回荡在巷子里的脚步声，中年大叔董龙生从半掩的木门里走出来。

“董姓是村里大户，村里还留存的几栋特色大型古建筑，就是曾经的董姓祠堂：棣公祠、董华公祠。”他领着记者一路参观。

董华公祠是董氏家族的总祠堂，石灰粉饰过的门帘上方“董华公祠”几个字还清晰可见。越过石质门框，董龙生指着一对2米来高的石柱，辨读着上面刻着的长联。祠堂门窗脱落、房梁松垮，里面几间房里长出了芦苇。

“这里曾是当年家族议事、祭祀的重要场所，几百号族人聚集，热闹非凡。”回忆起当年盛景，他满脸自豪。

早期村里住了200余户人家，如今只剩七八户。村东头两户独居的老人，一位86岁、一位70多岁，最年轻的住户都已50多岁。

一下午，除了游玩、放学路过的学生、一对恋人，村里再难见年轻人身影。

昔日繁华

溯宋追唐，含藏湘东南圩场“古密码”

村民口中，村落来历可追溯到唐朝的杨林埠，因河岸杨柳成林、青翠葱郁得名。

“可追溯的最早朝代是宋代，考古专家曾发现宋代瓷片，房屋有明朝的石质构建：墙脚石、门槛。”衡东县文物局副局长秦光政说。

现存建筑以清代中晚期、民国年间为主，属湘南地方建筑，以祠堂、商铺形式居多，前店后宅“商住一体”。店铺正面为木板檐墙，店宽三间。建筑二层为木质楼房，木梯上下，多作居房和储藏室。

杨林村一组组长董泽春带记者从村东头走到西头，述说着昔日繁华的商铺和机构：银行、财税所、诊所等。最西头的一处戏台，每到节庆日或赶集时，就有人登台演花鼓戏。

镇上卖小菜为生的彭柏云是村里少数的几户外姓人，从江西迁来，“祖上在村里开染坊，那间染坊大屋如今已变住房。”童年

时全家20口人住一起，甚是热闹。如今都已消散，只剩下大堂后、天井里那堆染布用的V型石槽、洗浆的石板工具。

秦光政说，这些民居展现了独特的地方风格，一条老街包含了湘东南民间圩场、集镇所有的商贸信息，是一处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。

村民眼里，村子依水而生，也因水而废。

流淌的洑水发源于井冈山，自炎陵、攸县而下到衡东，最终注入湘江。1982年、2007年两次洪水，让村庄遭受重创，村民集体大撤离。

“洑水河修起了拦河坝，暴雨泄洪不及时，洪水涨了2米多高，淹到2楼床脚。”彭柏云回忆，因木质结构，屋里物品损毁不少。

近几年，依旧有洪水进屋，尽管不深，但一下大雨，彭柏云就犯愁。

村民陆续在地势高的山上建起砖瓦房，废弃了祖屋。



6月5日，高田村新大屋，单百春带记者前往里屋查看，屋顶已经坍塌，房里长出了杂草。

被动保护

“维持现状，就是最大的保护”

十几天前，古戏台旁的房屋轰然倒塌，古戏台摇摇欲坠。戏台是村子的一处重要景观，台下的石碑记载着清代咸丰和同治年间修葺人员名单。

对此，镇长刘雄建直言，“没钱，我们动不了，没有实际性的保护。”镇上工作人员称，当地是吃饭财政，没有税收收入，靠财政拨款。

衡东县住建局局长肖侃则表示，方案没确定，资金不到位，不好轻易“乱动”。

相邻的草市镇有一条古街市，同样历史悠久，却因整修、加固，破坏了老街建筑原貌。肖侃说：“杨林村被遗弃的同时，阴差阳错地保持了原貌，这也算坏事成了好事。”

“去年相关规划出台，硬性约束村民不能乱建乱破坏。”肖侃坦承是被动式保护，维持现状就是最大的保护。

邻近的高塘乡高田村新大屋，也是一处老建筑群落。屋子外观装饰朴素简洁，以青砖、黛瓦、粉白、朱红为主色

调，比杨林村保存得要好。

肖侃说，这是典型的湘东南地区民居，二进式阶檐垛子屋，主体为砖石木结构，高两层，上盖瓦顶。垛子屋两侧外墙是三字山墙，两端有生起施鸱尾，像鸟翘起的尾巴。进门台阶用青石板拼铺，墙底用红色条石拼砌，可抵御洪水侵袭。

住在这里的老人单百春连连感慨：老房子没保护好。这里原先住着近90户人家，现在只剩3户。除3户人家里的几间房保存较好外，其余已损毁，无法住人。

衡东县住建局2014年的修缮方案介绍，杨林村现存传统民居50栋左右，格局基本保存。但整条街残垣断壁，大量木构件腐烂，三字山墙倒塌；高田村民居建筑大量木构件腐烂，屋顶随时会坍塌；夏浦村也准备进行全面修缮。

他们提出杨林老街整体恢复性修葺，工程经费约2600余万元，全县三个村的经费约4000万元。

重生之路

90余处传统村落如何盘活

“没钱只能看着这些老建筑遭受日晒雨淋后消失。”肖侃称。

此前，省住建厅、省文化厅、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发布全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检查情况通报，点名批评杨林村等3个传统村落受损较严重。并指出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仍存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：政府、村民保护意识淡薄；村落空心化和自然灾害损毁日趋严重；缺乏可持续保护机制等。

让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机，是否全靠国家财政支撑？

财政出资保护后，有房屋产权的村民能否住回去？刘雄健表示，他们设想除了财政补贴，考虑引进旅游开发项目，因此不会让村民再住回老宅。

对此，省住建厅村镇处处长吴立久则认为：“保护不是复古，不是把建筑弄成博物

馆，不能赶走原住民，还要保留乡规民俗。”吴立久解释，外观与以往一致，里面村民可现代化改造以适宜居住需求。

对于传统古村落的旅游开发，吴立久持谨慎态度。“人一直住在房子里很重要，才能保存完整。”他说，省内几处文化景点就因商业过度开发，最终无法通过申遗。

事实上，也有当地村民表示，老宅空气好，夏天凉爽，只要经常给屋顶瓦片捡漏，就可以保持屋子的完好。

吴立久实地走访过省内不少村落，他印象最深的是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石堰坪，保护完整，无一建筑被破坏。

91个村落，每处有300万元国家财政补助。吴立久表示，各地申请热情高涨。6月9日，新一轮的传统村落评选中，有168个村落申报。